



夏日黄昏

□赵瑜

夏天,我像一朵云,飘到山里来。

田园小说给我一个模糊的轮廓:择山而居,总有微风吹过柠檬黄的田野,风信子在雨水敲击下叮咚作响,日子该是丰盈而惬意的?

路过一些错落的人家,也觉得是一些影子在静静飘动。那面容,远比繁华都市安详宁静。我羡慕地暗暗思量时,已走到那座民宿门口。

山里近年来多了不少民宿,以前村民的老房子城里人租下,好好打理一番,多了一份赏山的闲适,也多了一份文化的气味。

这座民宿想来也是这样,因为我看到它的外墙是一大片的欧月,想来春季百花争艳时,这里有油画般的视觉效果。这是夏天,没有什么花朵了,只有一些爬山虎类的绿藤,咕噜噜地吊住春天的尾巴。并没有欢迎的服务员,抬眼是一个苍老的面容,银丝满头,一袭褪色的蓝布汉服,仿佛藏满褪色的旧梦。当我展示朋友的微信说明他的推荐时,他沟壑般的皱纹中泛起微微的笑:欢迎你。

我被领到一间精致的客房,窗纱雪白,被单纤尘不染,架子上全是书,却飘着寂寂的味道。仔细听听,也是满园子的寂静。“生意还好吗?”我好奇。

老人的头低了下去:“还是有一些客人的,来了又走,这里没有商场电影院,他们住不久,怕冷清。”

冷清?我撩开窗纱,看见有鸟儿在林梢唱歌。

小住两日,我便知道了老人的过去:曾经也是在城里热闹地经过商的,慢慢就把生意交给孩子了。租了山里的农房,翻新成小小的书院民宿,为的是图有老伙伴聊天。闲不住,种花养草,连清洁工的活儿也揽了,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老伴故去,有两个城里的儿子,还有在国外留学的孙女。

“他们来看你吗?”

老人费力地拉开红木抽屉,里面有一部手机:“他们会打电话来。”

我看了一眼,那手机很孤独地呆在那里,仿佛让我看见了

有一丝灰尘。电话里的寥寥几语,不像以前的信件能够反复阅读温习,而是随风去了。羽翼丰满的孩子就用一通电话抚慰年迈孤独的父亲。我忽然有些怕:如果有一天,孩子们连打电话的工序都节省了昵?

老人却神情悠然:“老了,还是一个人好,这里清静。你不是喜欢写作吗,你多住几天。”

傍晚,老人来敲我的门:“出去走走吗?”

他不拄拐杖,也不让我扶,脚咚咚有力地踏在青石阶上。清凉的晚风在林中穿梭,蝉虫安静入梦。暮霭渐起,老人银色的额发在风中飘飞。

他停下来,说:“你,仔细听。”

淡淡的薄雾中忽然响起钟声,在山林间回荡。老人的眼里写满沧桑,神情肃穆。许久,他慢慢地说:“山里有座寺院,我能听到的钟声不多了,所以不想错过,经常来听听。它听起来不枯燥,特别是在这样的晚上,你觉得呢?”

我装出努力侧耳的模样,却仿佛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这一刻很多感悟涌上心间:这位老人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公外婆。我的外公,以前也曾经拉开抽屉,找出我妈妈写给他信件。在童年的夏夜里,是外婆一口一口追着给我喂饭,外公把我从凉板上抱到房间里睡觉。他们曾经是我最近的人,如今却离我最远,远得变成天上的星星。一代又一代,长者把热烈的爱传递给后辈,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付出,更是生命力的延续和家族精神的传承。这种传递与接力,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,将家人紧紧相连。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在家族中应该扮演的角色,明白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,爱成为家族血脉中永恒的主题。

时间,生死,这些宏大的话题在这个黄昏变得柔软感性,我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人人都能听到同一声晚钟,就如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不可能同时分享朝晖和夕阳一样。但我仍希望钟声停滞,不要让一个可敬的老人在黄昏中感叹自己的衰老吧。

老人说:“以后的时间是属于你们的,每一天好好过。”我答:“祝福您快乐长寿。”

黄昏的山林像一个慢慢散去光芒的花坞,鸟儿口衔果实,溪水流淌秘密,树丛波涛起伏……在万物交响中,我尊敬这样一位老人,他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美与爱,让我随停随走,悄悄领悟着这一路的风景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南岸区文联)

我的花子

□彭玉萍

童年时,我家先后养过许多次狗,它们大都来去匆匆,让我记忆模糊。如今,能清晰地想起那只狗叫“花子”。

花子是中华田园犬,长得非常可爱。我出生那年,父亲将它从邻村一户农家捉来。从此,它一直陪着我,直到小学毕业。

花子在饮食上天生就有严格自律意识。别人给的东西不吃,没有放在食槽里的东西不吃,咬死的老鼠不吃,鸡窝里鸡蛋也不吃,就是辛辛苦苦在山野里抓到的野兔,也是叼回家让主人处理。

除了自律,花子的记忆力特别强。它是一只母狗,一岁的时候,妈妈便让邻村的赤脚医生给它绝育。花子竟永远记住了这个人,记住了这个人带给它的痛。从此,赤脚医生只要路过我们院子,一向温和的花子就会跑出来追赶着狂叫不已。但它只是表达愤怒,绝不真的下嘴咬人。

花子还特别护主。母亲曾回忆说,她和一名泼妇发生纠纷,最终发展到厮打。可是,当母亲被对方推倒在地时,一旁默不作声的花子突然大声吼叫,并闪电般地冲上去撕咬对方,吓得对方赶紧逃离。

后来,我渐渐长大,花子便成了我的跟班。对于我来说,同龄的花子便是我童年最好的玩伴。

上小学后,每天早晨,花子总会送我上学,一直陪我走完屋背后的石板坡;害怕被坏人捕捉,我会命令它早点回去;但我也舍不得它离开,便蹲下来用手摩挲它的头、脊背,来回好几次,

才最终和花子说再见:“回去吧,外边坏人多,不安全。”它似乎听懂了我的话,摇着尾巴便往家里奔去。每天放学回家,花子总会准时到石板坡来迎接我。它看着我上坡上走下来,就会冲上来将前脚搭在我的肩上,用舌头舔我的脸,然后围着我不停地蹦跳、摇尾,一时在我前面带路,一时又在我后面压阵。

不上学时,我喜欢坐在门口翻看《故事会》。这时,花子会迅速来到我的身边闭目养神。有时,我会故意逗弄它,用书抚弄它的脸;它睁开眼睛,用鼻子嗅了嗅书,再滴几滴水,似乎算是完成了我交给它的阅读。

时光总会溜走,花子也会变老。我12岁那年,花子也12岁了。它是真的老了,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。那一天,我们一家人去赶集回来,不幸的事已经发生,花子竟掉进池塘淹死了。妈妈说,它一定是走路不稳,打偏偏摔进去的。

花子就这样悄悄地走了。童年最好的伙伴不在了,我的童年生活也结束了。

而今,远离乡村住进城里电梯房里的我,总会时不时想起花子。

那天,我在日记本上郑重写下了这样的话:“等我退休了,就在乡下找一处院落,种花,养一条和花子一样好看的中华田园犬。花子,你听见了吗?届时,真希望你能如约转世而来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作协会员)

公爹

□姜义华

公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83年的风雨人生坎坷曲折,他是儿女们生命里长成的河。

公爹非常勤劳,身材高大,双目炯炯有神。听老人们讲,他自幼家贫,几岁便和祖母一起帮工,为地主家放牛,成年后曾为修川黔公路洒热血,是当时的民兵连长,后因祖母年迈而返家务农。

夫君是公爹的老来子,他上面有两位兄长一位姐姐,年龄差都很大,据说婆母曾生育了十几位孩子,但存活率不高,只有四位成年。我们结婚时公爹已快七十岁,身体还算硬朗。在印象中,他总是不停地忙活,不停地忙碌,从未消停过一寸时光,双手老茧堆积,如老树的皮粗糙而龟裂。

夫君的老家在金山脚下,那里的土地油黄油黄的,像抹了油一样光亮。为了能在地里刨食,他大半辈子的时间都在黄泥中折腾,裤管上有着永远洗不净的黄泥巴,它们与公爹的汗水结合,慢慢渗进他的身体,成为他生命的颜色,耀眼而夺目。

公爹性格倔强,哪怕是夫君已成家立业,责骂他时也并不是一丝口软,抡起棒子时也是那么流畅自然。他对外却又极度大方,哪怕是个从不相识的路人,他也热情似火,毫不吝啬地邀请他们一起喝茶用餐。他会在每年芭谷收成后煮几次酒,用大缸装起来,逢人便舀一碗来热上,与对方畅饮,乡亲们路过他家时,也总想停停脚,与他拉拉家常。

公爹朴实厚道,没人说过他有地位,却有人说他仁义。但

他的一生,都憧憬着有几间大屋。夫君年幼时,公爹曾建过两次房,第一次刚建好就因特殊原因被拆,第二次建好后没住几年又因地势太偏僻,不利于儿子成家而再次搬迁重建,在这过程中他还不分昼夜九十多天挖一岩洞栖身。据老人们讲,这岩洞差不多有四间瓦房那么宽呢。

公爹第三次建房时,除夫君年龄小外,其余几个孩子都已长大,他迫切需要有更好的居住条件来帮助孩子们成家立业。为此他更加努力,不分季节地准备着,他今天背回一块木料,明天背回一背瓦片。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微不足道,但他做得却很认真。在他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下,总算能在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盖起了三间瓦房。并陆续在新建的房子中为大儿子二儿子安了家,为女儿安排了婚事。

后来,由于老家山体松动,乡亲们在政府帮助下搬到了城郊或城里,公爹此时已年迈,夫君也长大成人。由于我们未成家,公爹与婆母便与大哥住在了一起。又过了一年,我与夫君成了家,从此公爹心中的最大牵挂算是落了地。

如今,四兄妹都住在敞亮的大屋中,再次忆起公爹的点点滴滴,总是神色凝重,情绪翻涌。我们感谢他,在坎坎坷坷的生命旅途中,是他无私的付出与关爱温暖陪伴着。他也许并不完美,但他是四兄妹成长中最强大的力量,是他为儿女的童年涂上希望的光彩、幸福的颜色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不敢打扰你编织梦想

□廖凡

那个清晨天底清清爽爽
水雾缠绵绵绵
小河边滋长故事也催生梦想

那时那所学校的学子可以
自由选择到小河边去晨读

河岸那边有个你
这边定着一个我
手里拿本书
心里读的也是书吗
不敢打扰你编织梦想
绕道走了

留下一蓝悠悠的梦在那小河边
在那个清晨
那年我十八岁……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我们都是属龙的人

□龙远信

2175年了,雾霭还未散去
龙脑桥的云天,在一湾清水里净身
鸿雁桥观音桥济康桥龙凤桥玉带桥
列队,卧波,有着同样潮湿的心

九曲河龙溪河濑溪河马溪河
水声喂养的粼粼波光,就是万千龙甲闪烁
卧龙匿于野,飞龙现于天
一番云雨,万物朝阳

到了泸县,我们都是属龙的人

把龙鳞披在身上
把传说和巫辞刻在额角
在风声里疾走,蛰伏于民间
在水流湍急处,微步凌波

山,都叫龙山;水,都叫龙水
把唐风宋韵披在身上,把草龙的羽毛和屑
披在身上。把雨坛彩龙的服饰披在身上
我们一起出游,等待神谕驾临

到了泸县,我们都是属龙的人

必须安顿好鳞甲
安顿好唇齿间的风云
在石刻博物馆
一千朵莲花永久绽放,恋着这方浮世

听得见石门轻启
帘卷西风,多少梦回
有青龙在渊,有二龙戏珠
一抹闲云捎来一世情缘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守山

□陈放平

通往老屋的山路
要经过两棵板栗树
山荒了
板栗结得很好
人走了
野物还在守山
父亲说
每年来打板栗
都比松鼠晚一天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